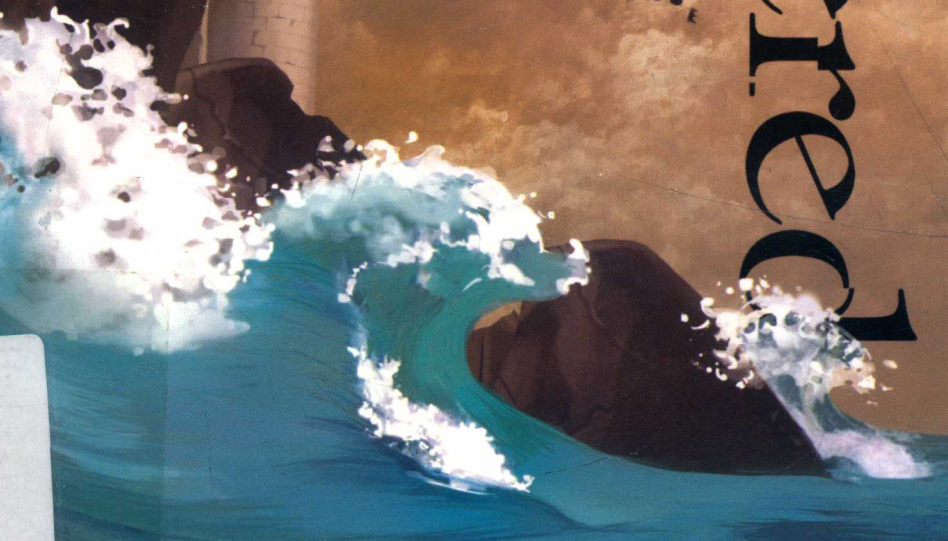


「破碎之海」卷一

半王

〔英〕乔·阿克罗比 / 著
王子润 / 译

Joe Abercrombie
Shatterer



「破碎之海」卷一

〔英〕乔·阿克罗比 / 著
王子润 / 译

半王

Shattered

Joe Abercrombie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Half a King

Shattered Sea: Half a King
Copyright © 2014 by Joe Abercrombie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Joe Abercrombie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23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破碎之海.第1卷,半个国王/(英)乔·阿克罗比著;王予润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5.12

书名原文:Half a King(Shattered Sea)

ISBN 978-7-229-10208-1

I. ①破… II. ①阿… ②王…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0986号

破碎之海(卷一):半个国王

POSUI ZHI HAI(JUAN YI): BANGE GUOWANG

[英]乔·阿克罗比 著 王予润 译

出版策划: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邹禾 肖飒 唐凌

装帧设计:谢颖设计工作室

封面插图:蔡宁杰

责任校对:夏宇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30mm 1/32 印张:9.5 字数:170千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208-1

定价:32.8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格蕾丝

一名旅人无法背负
良好的装备
更甚于理智

——《哈瓦玛尔：高人的箴言》



朗赫德河

凡斯特兰德

赫门海

伍尔斯加德

阿姆文德

赛肯夫特

托尔比城

斯堪罗拉

赫留

斯多肯姆

富封格

夏尔特夫

威基

格林本

芬兰德

约勒托夫特

库斯基尔德

卡诺特

赛肯豪斯

巴尔海角

约特迈

利阿斯科夫特

斯科斯



破碎之海

肖恩德

Oröbec

罗伊斯多克

兰加德

昆那黑

圣河

卡尔伊撒根迈

瑟林那河

目 录



第一部 黑色王座 / 001

第二部 南风号 / 053

第三部 长征 / 127

第四部 合法的王 / 213

致谢 / 293

半个国王

part · one

第一部 黑色王座

更大的利益

在一个狂风大作的夜晚，雅维得知自己成了王。或者至少可以说，成了半个王。

哥特兰德将这种风称作“寻觅之风”，因为它能找到一切缝隙与锁孔，令所有居所都充斥着海洋女神的尖叫，无论人们将火堆筑得多高，或是紧紧地挤在一起，全都无济于事。

风撕扯着戈德琳女祭住处窄窗上的百叶，甚至连包铜的门板也在门框中嘎吱作响。风嘲讽般地刮过火堆，火焰则愤怒地回之以嘶嘶声，室内悬挂的干药草束投下了狰狞的影子，戈德琳女祭指节分明的手中握着的块根也被火光映得闪烁不定。

“这是什么？”

那东西看起来不过就是一小块泥巴，但雅维已学习过这些知识。“是黑舌根。”

“那么，为什么祭司会用到它，我的王子？”

“祭司会希望自己不至于用上它。它溶于水时无色无味，让人无法察觉，却能置人于死命。”

戈德琳女祭将那东西扔到了一边：“有时祭司们必须使用这些不光彩的东西。”

“他们必须选择较小的恶。”雅维说。

“还得考虑更大的利益，一半对一半。”戈德琳女祭说着赞许地点了点头，雅维则为此露出了骄傲的神色，这位哥特兰德的女祭司可不会轻易表示称赞，“试炼时出的题会比这个简单一点。”

“试炼。”雅维用他那只健康的手的拇指焦虑地搓了搓另一只的畸形手掌。

“你会通过的。”

“不要说得这么肯定。”

“在祭司的领域里，一切总是值得怀疑——”

“但却表现出十分肯定的样子。”雅维替戈德琳女祭补上了后半句话。

“表现？我了解你。”这是真的，再没有任何人能比她更了解雅维，甚至在他自己的家族中也没有。该这么说，尤其是在他自己的家族中。

“我的学生中没有人比你更聪明，你至少能通过一开始的提问环节。”

“然后，我将不再是王子雅维。”这念头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宽慰，“我将失去家族和权利。”

“你会成为雅维弟兄，祭司团将成为你的家族。”戈德琳女祭微笑起来，火光照在她的鱼尾纹上，“草木、书本与轻柔的词句将是你的权利。你会记住一切、提出建议，会治愈伤者、诉说真理，会了解隐秘的方法，以各种语言为和平之神铺平道路。这些正是我一直以来试图去做的。不管训练场上那些肌肉发达的傻瓜们怎么胡说八道，这世上再没有比我们做的这些更高贵的事了。”

“要是你在训练场上，就很难无视那些傻瓜。”

“嘿。”她噘了噘嘴，朝火堆吐了口口水，“一旦通过试炼，你所要做的就只是在训练场上闹得太粗暴时，去照料某个开花的脑袋罢了。总有一天你将接过我的权杖，”她朝墙边倚着的权杖点点头，那个半尖的金

属物开有沟槽，镶嵌着装饰，“总有一天你会坐在黑色王座边，成为雅维祭司。”

“雅维祭司。”听到这个词语，雅维在凳子上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可我还不够睿智。”他想说的其实是自己还不够勇敢，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承认这一点。

“智慧能习得，我的王子。”

雅维将左手伸到火堆前：“那么手呢，手也能习得吗？”

“你或许缺了一只手，但诸神给了你更珍贵的天赋。”

他哼了一声：“你是指我的歌声还不错吗？”

“有什么不好？你还有灵活的头脑、感知能力和强烈的信念……信念能造就一个伟大的王，更能造就一个伟大的祭司。和平之神曾触摸过你，雅维，要永远记住，在这世上强大的人很多，却少有智者。”

“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女性能成为更好的祭司。”

“而且总体来说，女性也能泡出更好的茶，”戈德琳从雅维每日带给她的杯子里咕嘟喝了一口，再次赞许地点点头，“不过泡茶也是你的一项了不起的天赋。”

“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工作。等我从王子成为祭司之后，你会减少对我的夸奖吗？”

“如果你希望的话，我还是会夸奖你，并且在其他时候踢你的屁股。”

雅维叹了一口气：“总有些事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改变。”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戈德琳女祭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它镀金的书脊上镶嵌的石头闪烁着红绿色的光芒。

“至于现在，我得起身随太阳女神一起，去喂你的鸽子了。真希望能稍许睡一会儿——”

“等你通过了试炼，我会让你睡的。”

“不，你不会。”

“你说得对，我不会让你睡觉的。”她舔了舔手指，古老的书页被她翻动，发出喀拉声，“告诉我，我的王子，精灵族将创世神撕裂成了多少碎片？”

“四百零九个，四百个微小神和六个崇高神，最初的男人和女人，还有守卫着终结之门的死神。但这不是祷词撰写者分内的知识吗，祭司为什么要知道？”

戈德琳女祭司啧了一声：“了解一切正是祭司分内之事，唯有知晓才能控制。说出六个崇高神的名字。”

“海洋女神与大地之神，太阳女神和月亮之神，战争女神和——”

门猛地洞开，寻觅之风撕扯着室内的一切。在雅维跳起来的同时，火堆里的火焰也一跃而起，在搁架上无数瓶瓶罐罐之间扭曲舞动。有人跌跌撞撞地闯进门来，药草束在他身后摇摆得像是被吊死的人影。

那是雅维的叔父奥登，他的头发被雨水浸透，全都黏在苍白的脸上。他呼吸急促，张大双眼紧紧地盯着雅维，嘴唇翕动几下，却半天发不出声音。无须任何感知能力，谁都能看得出，他被什么惊人的消息压垮了。

“发生了什么事？”雅维粗声说道，喉咙因恐惧而阵阵发紧。

他的叔父双膝跪地，双手伏在油腻的秸秆地面上，低下头，低沉而生硬地说出四个字——

“我的国王。”

然后，雅维知道，他的父亲和兄长死了。

职 责

他们全然不像是已经死了。

父亲与兄长看上去只是极其苍白，在冰冷的房间里，躺在冰冷的地板上，身上覆盖的裹尸布一直拉到腋下，出鞘的长剑在胸前闪着微光。雅维真希望兄长只是睡了，期望他的嘴角能轻微地抽动一下，期望父亲的双眼能再度张开，用雅维熟悉的蔑视神情再次看着他。但是没有，他们再也不会这样做了。

死神已为他们打开有去无回的终结之门。

“到底发生了什么？”雅维听见母亲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如往常一般沉稳平静。

“是背叛，我的王后陛下。”奥登叔父喃喃说道。

“我已经不是王后了。”

“啊，当然……抱歉，莱斯琳。”

雅维伸手轻触父亲的肩膀，如此冰冷。他想不起上一次触碰父亲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他到底碰触过父亲吗？他倒是能清楚地回忆起最后一次与父亲交谈的情境，那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是男人就该挥舞剑与斧，他的父亲那时候这样说，是男人就该划桨作结，最重要的是，男人该扛起他的盾，该坚持不懈，该与自己的同胞

战友并肩作战。如果这一切都做不到，那还算什么男人？

我并不是自己想要只有一只健康的好手，雅维当时这样回答。他发现自己再一次像往常一样被羞耻与愤怒笼罩。

我也并没有想要一个残废的儿子。

而如今，乌斯里克王已经死了，他的王冠被人匆匆调过大小，戴在雅维头上，它远比这黄金细条原本的重量更沉重。

“我刚才是在问你，他们为什么会死。”母亲说。

“他们去找格劳姆-吉尔-高姆议和。”

“与该死的凡斯特人之间根本就不可能有和平。”母亲的王选侍从胡里克低声说。

“必须复仇。”雅维的母亲说。

叔父则试图平息这场风暴：“当然首先得哀悼。宗主王不会允许私自开战，除非——”

“复仇！”母亲的声音如碎裂的玻璃一般尖锐，“要像闪电那样迅速，像火焰一样猛烈。”

雅维的视线缓慢地爬过兄长的尸体。在那具身躯中，倒确实曾有过如母亲所说的猛烈与迅速。兄长有着强有力的下巴与粗壮的脖子，与父亲如出一辙的黑色胡须已初具雏形，这一切都与雅维截然不同。他觉得兄长是爱他的，爱得很粗野，每一记拍打都像是重重的殴击。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爱。

“复仇！”胡里克咆哮道，“凡斯特人必须付出代价。”

“该死的凡斯特人，”雅维的母亲说道，“人民必须效力。新加冕的王得向臣民展示自己有钢铁般的意志。等他们乐于向你下跪时，你尽可以让眼泪流到连海平面都因此抬升。”

叔父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接下来就是复仇了。可是，莱斯琳，你觉得他准备好了吗？他从不是一个战士——”

“无论是否已经做好准备，他都必须战斗！”母亲厉声说。雅维身边的人说话总是毫无顾忌，就仿佛他的耳朵也像身体一样残疾。尽管如此他突然大权在握，他们也没有改掉这个习惯。“准备突袭。”

“我们该攻击哪里？”胡里克问。

“重要的是我们得发动攻击。你先下去吧。”

雅维听到门关上的声音，母亲渐渐走近，脚步声轻轻穿过冰冷的地板。

“别哭了。”她说。直到这时，雅维才发现自己的眼中早已溢满泪水，他擦了擦，又吸吸鼻子，觉得有些羞愧。他总是觉得羞愧。

母亲紧紧攥住他的肩膀。“站直了，雅维。”

“抱歉。”他边说着，边试图模仿兄长的样子挺起胸膛。他总是觉得抱歉。

“你现在是国王了，”母亲替他整整歪斜的皮带扣，又试图理平他那头胡乱生长的浅金色短发，最后将冰冷的指尖放在了他的面颊上，“你永远都不要道歉。你得装备上你父亲的剑，然后领导一场对凡斯特人的袭击。”

雅维咽了口口水。光是想象自己参加战斗就足以令他满心畏惧。而现在，他还得领导？

奥登看出了他的恐惧：“我的国王，我会成为你的同袍战友，时刻准备好我的盾，一直留在你的身边。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帮你的，一定。”

“非常感谢。”雅维喃喃应声。他想要的帮助只是有人能送他到赛肯豪斯参加祭司的试炼，他宁可在阴影中静坐，也不想就这样被抛入光明之中。但如今，他的期望已全部化为灰烬，就像是一团混合失败的灰泥，轻易被碾得粉碎。

“你必须让格劳姆-吉尔-高姆付出代价，”母亲说，“你得和你的堂妹

结婚。”

母亲的个子比他要稍稍高一点，雅维只能抬头凝望她那双铁灰色的眼睛。“你说什么？”

原本轻柔碰触他面颊的手指紧紧地攥住他的下巴：“听着，雅维，仔细听好了。你现在是国王，这件事可能并非你我的期望，但我们别无选择。在你身上承载着我们的全部希望，可你现在却正站在悬崖的边上。你尚未赢得尊敬，几乎没有盟友，因此，你必须与奥登的女儿伊瑟伦结婚，好让我们的家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本是你兄长曾要做的事，我们已经讨论并认可了。”

奥登叔父擅长打破僵局，他说道：“我的国王啊，对我来说，再没有什么事能比成为你的岳父，让我们的家族永远结合在一起更高兴的了。”

雅维注意到，谁也没有提及伊瑟伦本人对这一安排的看法，就像谁也没有过问雅维本人的看法一样。“但是……”

母亲的表情僵硬起来，她眯起双眼。这表情曾让不少勇士都为之战栗，雅维曾经见过无数次这样的景象。“我曾与你的伯父乌瑟尔订婚，他的威名至今仍被战士们传颂。他本该是国王。”她的话语支离破碎，听起来仿佛充满痛苦，“他被海洋女神吞噬，人们在海湾抬起他的空棺，就在那时候，我在这片本属于乌瑟尔的土地上，嫁给了你的父亲。我将自己的感情放在一边，实践了自己的职责。你也必须如此。”

雅维的视线滑向兄长俊美的尸身，他想知道，在母亲死去的丈夫与长子就这样躺在她身边时，她究竟是否真能够平静地谋划今后的一切。“您不为他们而哭泣吗？”

母亲的脸色突然抽动，她精心保持的优雅消失殆尽，她张开嘴，连牙齿都露了出来，双眼紧闭，尖厉的声音从声带发出。在这恐怖的瞬间，雅维甚至觉得她可能会对自己动手，又可能会无法自抑地号泣出声，他无法判断这二者之间究竟哪一种情况更让他感到害怕。然而最终，她喘